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濱集卷十九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陳　沂

漢濱集卷九

宋 王之望 撰

書

上蔡侍郎書

其間南山之阿有異木焉萌櫱以生纔數寸爾已有欝然揉雲之勢不幸壓於土石拳䟉不遂將失其性又遭時之旱暵泉乾土裂孤根㸑㸑焦然且死俄而有泰山之雲蒸布太虚將徧雨于天下百穀草木畢仰其澤而

是木也尤汲汲焉夫雲之降時雨以潤物固其職也非有私乎惠物也物之仰雨以生亦其宜也非有私乎求雨也然是木也於衆草木中獨汲汲焉欲亟蒙其澤者何哉葢困於積年之壓重以三伏之旱抑屈枯悴非他草木比一日二日不雨殆將死矣則其情豈不急而可憐哉今有人不幸而類此者其生於世二十有九年其立身行已積學著文雖不敢妄意古人亦不肯自後時輩弱冠遊太學屢以不腆之語濫處上游丙午試於秋

闈亦在異等此顧何足道然儻一得獻技於禮部待問於天廷雖不足以爭步英豪追蹤晁董至如韓退之所謂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者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奈何遭時不祥仍以家難流離憂苦不得試其藝者已七年於茲是以在此若乃譏評時政詆訶公卿出位而謀居下訕上以僥倖萬一則又某之所不忍為也以此飢寒困窮為當世失職者之最今者迫於門户之寄衣食之奉摧折素志欲因世祿而苟一官悼心失

圖自愧乎昔是豈異夫木之拳㦪不遂失其本性遭旱而將死者耶伏遇閣下以貳卿之重獨揔天官自二千石而下皆銓次於閣下之手士大夫之望之若百穀之仰膏雨也而其事之去留亦在焉於衆士大夫中獨吏汲汲有望乎閣下者其意非有求乎其私之也葢以流落之久資用不足以供桂玉而羇窮之餘錢財不足以賙胥吏自非閣下特達而哀憐之則旦暮之間且餓而死矣此所以祈公之尤切而望公之尤深也伏惟閣下

雲行雨施利澤萬物之餘賜之以涓滴則枯莖朽枝不崇朝而遂有生意雖綿弱之質何以酬造化之施然假以歲時俾其成材歲寒之資或有可觀者夫叩人急者人必疑無因而至前者人莫我知今其實犯二忌以進故敢獻其區區之説欲閣下一知而不疑耳激昂自薦市道所羞冒昧自陳出於窮迫惟察其肺肝幸甚

上呂丞相書

某聞古之豪傑之士建大功定大業者往往其人出於

勞苦煩辱之中其思慮之所服習筋力之所嘗試皆難能難堪之事故一旦得志於天下則其所立有絶人者昔后稷之播種伊尹之耕稼傅說之版築吕望之漁釣其事至陋而聖賢安之不恥周公文王之子生長於富貴宜若不屑於世務然七月所陳無逸所戒莫非稼穡艱難之語聖人豈為汲汲不自暇逸者哉以為服天下之勞故可以處天下之逸安天下之辱故可以享天下之榮也後世士不務實競為浮誕以收無用之空名乎

居優游言論風旨足以傾耀天下及丁變故則茫然不知所為魏晉之際此風尤甚士大夫有盛名而處顯位者皆號為風流之士以清談而取世資已而遠敵駭乎疆埸姦雄發於朝廷盜賊起於山林則向所謂風流之士者皆顛沛失據身死族滅而國隨之如司馬懿劉淵石勒之徒一世巨猾其彊悍堅忍之性固已備嘗險阻周知情偽而何平叔王夷甫之流欲談笑而當其衝是猶深閨曲房窈窕女子抗彊暴之侵陵豈不殆哉本朝

承平既久士風凋弊浸浸有魏晉之風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陵夷而為靖康之禍此有志之士所以歎息痛恨於前日也恭惟閤下英姿傑出獨立一世不為風俗所移方天下以浮虛相高侈靡相尚之時獨儉素是守勤勞是務有識之士固曰天下無事則已天下而有大事則排難而解紛者必公也及其功存社稷位冠羣后於人臣無二矣宜可以安處於富貴然於天下勞苦煩辱之事猶身親之孜孜焉勉勉焉若有督責而程課

之者以是知閤下勲烈巍巍誠非偶然其康濟之資經綸之術皆其平昔之所安行而天資之所固有非矯揉沽激而為之者也此所以出入將相蔚為宗臣而豊功茂績無愧於伊周者歟其襄漢之鄙人自幼讀書好考古昔之所以興衰成敗之迹常怪魏晉間賢人君子相望於朝而不免於滅亡及讀孟子見所謂天降大任必先勞苦之説然後知魏晉諸子之所以敗其後身更近世之事而目覩靖康之禍則益信孟子之知言而遐想

伊周數公於數千百歲之上恨不得執鞭其時也今者伏遇閤下暫解機務均逸祠宮實來是邦而某之賤事在焉欲掃舍人之門有日矣自惟踈賤屢進屢卻既而歎曰伊周數公冢中朽骨顧遐想於數千百歲之上而近不一登相公之門是何異夫捨吾之炙而嗜秦人之炙者哉於是自忘其僭易之罪踽踽然而來庶幾一造堦墀望折衝之姿聽綜練之語以激懦衷而快宿志焉若其見辭於閽人得拒於典謁則命也伏惟進退之幸

甚

上宰相書

某聞唐虞之道孔孟之學皐夔稷契之事業初非二物如冶金錫以為器用烹羊豕以為膳羞本末雖殊其實一也書稱堯舜禹皐陶之為人皆曰稽古伊尹樂道畎畝起而相湯格于皇天後世不知道為何物不知學為何事稽古之烈格天之勲判為二塗其間亦有豪傑之士因時乘變能成就其功名者然考之聖賢之事業終

無黼黻宮商之序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推而至於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繼之以化而裁之之變推而行之之通舉而措之之事業陰陽者物所由生形器者事所從出道無陰陽肖形器則凡天下之事物幽明巨細動靜出入變化云為萬殊不齊孰有能外此者濬其源而流自清挈其本而末自舉矣故業大而富有德盛而日新變通至於不窮而事業著乎天下此聖人經綸之極致非浮虛

無用之空言也乾之九二以利見之資處人臣之至盛德博而化天下文明孔子翼之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聚者聚此者也辯者辯此者也傅說之誨高宗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由是言之經世者必以道致道者必由學所得有淺深則所發有大小顧其淵源為何如耳恭惟某官道為王佐學為帝師所以治其心養其性齊家正國者粹然一出於六經蓄而為德則剛健篤實極乎輝光之

盛發而為文則純正簡古合乎典謨之言曾參之忠恕孟軻之剛大子思之中庸貫為一條誠明而自得雖功蓋一世貴窮人爵於書無所不通於理無所不閱而機政之外猶皇皇焉如不及其終始典于學自周公而來未見其比也故能智先著龜節貫金石信行蠻貊勇過賁育赴危難而不懾歷困阨而不挫臨機會而不疑入紛糾而不亂享天下之富貴而不淫極天下之功名而不驕始焉以天下非之漠然如無聞於耳少焉以天下

譽之泛然若無介於心此無他有道於此足以制事物
於冥冥之中而不為事物之所制焉故也然則天下之
事業有盡而相公之學術無窮其功德之已陳於天下
者特因事而應之者耳事之未來應之未出者天下惡
足而知之譬之泰山出雲人見其氤氳變化合散無端
不崇朝而徧雨天下以為至矣而不知精華亭毒之氣
蓄於中而未出者多於見乎其外者也某襄漢之鄙人
幼志於學行年四十未聞大道何足以仰窺盛德之萬

一抑閭達巷黨人以里巷之流一見仲尼喟然歎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著於論語天下至今誦之其雖不肖託於鈞播有年於此矣歲在戊午初忝科第兩蒙呼召獲顧盼於稠人之中今茲改官又承借重諸公猥賜收録比之孔門雖不足與高弟齒至自附於達巷之黨人則稱夫子之大不為過矣雖然董仲舒以達巷黨人為不學而自知蓋資質之美有絶人者使留受業於門則其於高弟亦庶幾矣惜乎不知出此一言之外

後世無傳焉若其者資質不及而好學之心自謂過之誠得朝夕門牆之下益聞見其所未嘗則他日所得於相公之道必又有深於此者不止於一言而已也不識相公果能收之否乎小子不敢自幸謹獻所為文一編辱賜覽觀或有可采冒瀆鈞嚴戰慄無地

上宰相書

某聞下之事上莫貴於用情情之所在求之而不為貪辭之而不為矯趣舍之際無適不宜昔孔門弟子或欲

干祿或不願仕吾夫子因而遂之進退無譏焉誠知其心無所隱於我也後世之士忠信不足而誕有餘陽為名高陰趨勢利范汪志干時用託省兒墳杜淹欲得美官反效隱者心迹相反以偽釣奇真治世之罪人也獨唐韓愈以古道自信不卹時議上書宰相以布衣求官其言曰可舉而舉焉不必遜於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既斥潮州作表哀謝稱己之長其自處於君相之間誠可謂較然不欺者然為國子博士三年

不遷既不能恬於進取默爾無言又不能吐露肺肝卓然自結其作進學解委曲以致其意雖當路憐之自此稍進亦不得謂之誠矣豈愈信道不篤為流俗之所移邪抑當時執政者不足以誠告之也其誦之久矣向自下士來不因紹介負其不腆之文仰干典謁相公收之於泥塗窮悴之中使教育天下之英材自惟疎賤無能濫被器使夙夜磨礪思有以自効當官行己如相公之身臨而目矚之立見於前乘見於衡蓋五年於此矣上

自朝士下至諸生無一人親戚鄉閭之援惟恃恩紀以
追譴訶安全卵翼之恩一毫未報豈宜僥倖苟得更有
所干請哉但以淵源之地風波易動指目為多不才之
人久此叨據嘗恐不免於戾上玷陶鎔欲布腹心未敢
率爾不謂相公特軫鈞念俾得自言尚可默默畏避懷
不盡之意乎如某之寒相公知之舊矣居官得禄猶不
能自給令終更在邇故鄉不可歸挾數百指之累將安
之邪又一寡居表妹近攜孤女遠來任其嫁遣之責其

勢尤迫若於此時不能一鳴其情是蹈韓愈之失而不以吾夫子待其門人者望吾相也而可乎伏惟察其區區之誠終始矜憐畀以一官免待遠次則啼饑號寒之屬庶不殞於溝壑其恩德之小大輕重其宜如何報也

上宰相書

某聞善論詩者不專取其文詞必觀其志而聽其音傳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若七子所賦韓起知其吉凶觀其志也列國之風季札

察其治否聽其音也惟是二者有氣焉行乎其間氣之感志與音必應之是氣也非一人爲實與天地萬物相爲流通顧所感者如何耳治世所感其氣和亂世所感其氣厲是以善觀詩者於音志之外又觀其氣焉且詩本以厚人倫美教化而變風變雅往往因一已之不得其所而發爲憤懣以譏刺其上孔子何取焉蓋世當亂亡人懷哀思怨怒之氣賢人君子特因已所遇聲之於詩觀其詩則當時之所感者可知夫聽倉庚者知春之

和聞蟋蟀者知秋之肅此物理之公天道之自然也詩之美刺大率如此是故樂而不為淫哀而不為傷美而不為諛譏而不為誹喜怒通乎四時合乎一氣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若以一已之屈伸而反其所感則小丈夫之作也君子無取焉屈原放逐作為離騷幽憂感憤雖出於一已而楚之風氣著焉不然揚已露材上非其君下譏同列乃名教之罪人豈足以爭光日月哉賈誼當漢文治平之時以近臣出傅長沙年少

名盛未為不遇而沈湘弔屈悽然有離騷之風吾固知
誼之不長也孟浩然在開元中詩名亦高本無宦情語
亦平淡及北闕南山之詩作意為憤躁語此不出乎情
性而失其音氣之和果終棄於明主本朝石守道作聖
德頌於慶歷間詞工意直真一代名筆但語激訐而氣
不平無寛裕優游之風卒之身罹譏毁而幾成朋黨之
禍殆與吉甫穆如清風之作異矣當時梅聖俞以詩名
家交游傾一時而仕宦不達其詩乃怡愉溫厚不失治

世之音故歐陽文忠王文康諸賢皆以三百篇擬之然則為詩者非通天下之志而協夫聲音之道未足與言詩也某晩學無師顧嘗知好義少年雖遊場屋亦時時為之而不得其門後蒙拔擢處淵源之地稍得以潛心詁訓已而出試小壘實古二千石之秩追思前此兵火逃生流離饑寒之苦乃得復見清時與萬物同游於和氣中欣欣然愉愉然進有尺寸之望退無溝壑之憂間為詞章以歌頌太平如蛙鳴蚓號不足聞於當世今老

矣志猶在也抑不知擊壤而謡畎畝之樂乎將樂職而為宣布之詠乎其亦形容功德而鳴國家之盛乎大鈞所播其必有所發矣或曰游孔門者難為言子言得無易邪應之曰昔周道既衰王澤僅存而小夫賤隷之什猶有取於聖人今聖君哲相在上風化方隆其又嘗以文字見收玷師儒之選則感於治世而鳴其和蓋有不能自已者矣奮厲而言未足多過惟相公恕其狂幸甚

上執政書

其聞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故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聖賢之分正在於此然乾之九二聖人也而其爻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坤之六二賢人也而其爻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與夫所謂生而知之學而知之者相反焉豈自誠而明者其業亦資學而後成自明而誠者其德有非習之能致者歟且臯夔稷契亞聖大賢而各守其一官不能相通易地處之未必盡善則臯陶之刑后夔之樂稷之播種契之敷教皆其性所

長得之於天非習而後能者不習而能則誠明自得弗勞而功何所往而不利恭惟其官以超衆之資聰明所照了無不達一旦出遊場屋待問廣廷條其所對無非當世要務應敵尋常之語不挂一詞鑿乎綜練之文皆可舉而行也及歷要津掌絲綸典禮樂皆曲擅其美卓乎無前以至典章法令之微文錢穀甲兵之大計一歷於耳悉暢本原雖老於厥官能善其事者自以為莫及嗚呼此豈習而後能者哉公學根於天得於不習故嘗

竊窺盛德以為合於坤之六二順而正靜而安名蓋四海而心不矜才高一世而志不溢氣之所養浩無端倪確乎直方至大充塞為臣為子莫不各盡其道易所謂不習无不利者於公其見之夫六二之賢雖曰不習而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蓋輔之學者如此我公之道雖曰天得又能粹之以六經之源滋之以百家之流深造孔顏孟軻淵奥不傳之宗則公道德之所至勲業之所期其可量也哉其向者叨官於朝以時進見聞謦欬侍

儀型退而潛心日有增月有得也一去門下五年於茲汩沒簿書米鹽之間舊學荒蕪頽然爲俗吏仰惟師範邈焉有霄漢之隔然立見於前乘見於衡無一日之忘鑽仰也今者解秩造朝澡身沐德復擁篲先生之門不知與之進乎否也若得摳衣趨隅一瞻鈞座庶幾攀鱗附驥不爲小人之歸何其幸歟非所敢望也僭布腹心先生圖之

論部民訴經界書

其契勘四川經界惟潼川一路詞訟最多蓋緣所部一十五州有行者有不行者有既行而復罷者以此人無定志各懷僥倖一夫鼓扇十百附和每縣易一令郡易一守監司易一人則境内紛然牒訴叢委或訟初行之日保正者長因界量而受贓或訟既行之後案吏鄉司以走弄而取賄牽連枝蔓必不可行所訴增重之數多至十餘倍少亦不下兩倍考其事實皆未必然若監司守令姑務持循則不過取會行移受其煩紊而已或者

未詳情偽喜任吏張則信其偏詞便有損益縣不禀州州不告監司監司不以聞於朝廷鄉異邑殊前行後止賄賂狼籍請託公行失陷賦租害及貧弱使經常之賦無復定制如是者八九年矣其前備員轉運判官奉詔看詳措置經界利害因上便民事內一項專論經界乞將本路不均甚處委監司一員與所屬守令委曲計議各以事宜從長措置仍選見任官五員農隙月分分詣諸縣逐鄉受接人户詞狀其所訴元初打量步畝定驗

土色不當增減稅數至五七分以上者會集衆户如推排法互相指决以衆證為定不伏者再為界量若是未經界買賣田業不曾推收及隱寄詭名之家自當歸併而非經界不均以致輕重者更不受理逐縣經界所稅有溢於舊額者以額外之數與增重人户通融均減既已奏聞又具狀劄繳申廟堂伏蒙僕射相公特賜主張取旨依申如有人户論訴去處照應前後指揮施行其遵依前件聖旨遂令逐縣勒鄉司先將未經界前一年

幷經界一年新舊稅簿逐一校對取見新稅比舊增減及五七分以上人户具帳供申不得追集人民有所騷擾其以前人户論訴多是虛詞濫說不可憑用遂修立狀式雕版印造分送諸縣曉示百姓如不願裁正更不須下狀若願裁正即請買狀式具實書填經所委官投押若有指決不得過三户再限一月出限更不受狀自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後選差清强官分詣經界不均縣分裁正其詞訟不多去處只就本縣委官緣本司所立

狀式關防周密杜絶弊幸無所容姦狀式已具册内其從來妄狀鼓扇煩紊官司之人皆不復欺誕濫有披陳以致詞訟不煩其又疑縣道及所委官憚於裁正抑遏百姓不令聲說累次嚴行約束及密切詢訪委是少有請買狀式之人亦有書填不行既買復還者據所委官申皆只就縣受狀不曾下鄉不曾追集百姓多是以逐處溢額稅數與偏重人户對減民間亦少相指決雖間有被決增稅之家亦情願承受別無爭執以此田畆並不曾復

行界量吏民並無責罰公私無毫髮之擾未結絕間其蒙恩就除提點刑獄公事遂申尚書省乞就憲司結絕於今年三月以前並已了畢溢額稅色紐計錢四千八百五十餘貫莊租麥四石有奇對減稅重人户五十六百八十五户用人户科決狀推排減偏重稅八十九户增偏輕稅一百六十六户已出榜曉示百姓認定供輸自此永絕詞訟方推行之始人見其事體浩大皆謂爭訴必多收之為難及狀式一出癡民往往引退訟諜甚

少異論已息然猶疑有所騷動非一二年未易遽了已
而略無一事數月而畢皆翕然帖伏自非僕射相公聰
明遠燭洞見萬里之外兼收博采不以人廢其言則一
方宿獘豈能盡去今已具録奏聞及申尚書省又繕寫
成冊投納府第以便省覽某自入蜀以來日為經界詞
訟所擾深疾姦獘求所以安人息訟可以經久之策甚
詳每士大夫陳述百姓訴理人人與之論辯參稽講究
備見本末踰年始敢上聞既蒙朝廷聽委則説諭守令

選擇官僚審謹而行若今後官吏士民尚敢扇揺欲復行舊税以疑誤百姓者乞從所屬具事因申奏重寘於法庶幾遠民得以安業一方幸甚其普州安岳一縣不均最甚措置裁正比它縣尤為詳悉已別具劄子申呈併乞鈞照

與殿帥楊郡王論兩淮移屯利害書

某比承鈞旆之來得以欵誨欣慰無量奉違信宿已深傾企遽中兩辱誨示益荷眷勤即日雪晴苦寒伏惟析

衝有相鈞候萬福承諭張馬帥已離和州既不可回且
令來長蘆又令員琦與宋受來瓜步想此經畫非鈞意
之得已然其利害前日商量甚詳宜更審處大敵在近
而軍無定處旋營寨柵揚州所患兵少勢孤今復員琦
宋受遠去和州見憂敵人窺伺今復移却張守忠郡王
重臣宿將諳練兵機似此果無後慮否軍旅之事某未
之學也深以為疑大軍臨敵豈可數數輕動張守忠既
來長蘆未應遽回且徐徐圖之員宋若尚未動令往揚

州如何國事至重茍有所見不敢不以忠告尚幸裁處
餘冀保重前膺册拜

與李侍郎書論兩淮兵屯

某前日嘗獲承教慰甚遽復睽異傾企如初即日雪後寒凜伏惟台候萬福𠂢步却依前議深以為憂想只為張馬帥既來長蘆不得已而為此然馬帥之動既已非策若更以員琦宋受來𠂢步恐又增一失虜敵廹近而大軍數移可為寒心員宋不屯真州上意也不令在真

州則當往六合揚州今却令往瓜步緩急之際聲勢不
相接奈何其采訪於人皆以員宋往揚州為得策淮東
兵合於揚州則軍威自震且六合有所資若令往瓜步
去揚州更遠雖與六合相近恐未必能相救援張守忠
移屯之後和州一帶空虛亦甚可憂侍郎深宜婉畫今
張帥業已到長蘆若宋員未動且令往揚州如何大抵
規摹須要素定先自擾擾則為敵所窺非計之得也侍
郎其審處之

回潼川續漕書論西路漕司財計

其辱教翰殊用感慰其到此忽將兩月公私衮衮加以衰病厭倦日甚西川獘蠹十倍東路州郡無科約者十年矣非法出入歲歲增多雖朝廷累行蠲減而實惠不及百姓民力日困一日可為太息州縣平時只稱闕乏近集官吏就司打算皆有餘而無不足大抵守令亦自不知其財賦之根源前後循習上下相蒙雷同一辭以為公私之耗今既為之均節彼方自省矣其間妄用無

有紀極所謂江河不能給漏卮也若此何緣得足夫人不以為便謗讟必紛紛有聞幸以下諭吾輩既受一路之寄義當以身徇職豈復容心於毀譽之間也幸察

再回續漕書

某比馮運幹行欲附問自前月以來忽苦腹病憊甚坐是稽於修謝豈勝愧恧北事所傳或緩或急日日不同皆不可信姑務自治不必伺敵人之動靜以為喜懼自治兩字誰不知之若問其所以自治固未必能言縱能

言之或甚高難行而不切事情或瑣碎而不達大體求其真可用者幾何人哉宜乎人以為書生之常談也要之臨事然後見人耳病倦不能多及

與徐左司論軍須錢書

某萬里相望稍踈具記可量瞻嚮其猥以不才謬當西蜀之劇任適丁兵興大軍十二三萬人與敵相持者半年孤立一司獨抗三邊費盡調䕶諸帥幸皆無事而湖廣總領所横相侵廹殊不曉所謂方此擾擾尤費應酬

蜀中向發吳拱下三千二百餘人數百匹馬隸鄂州軍
各借請三月去矣朝廷令吳璘限一季招填則已無此
額而湖廣申請將元額衣糧草料從蜀中應付津般之
費歲計五百六十餘萬引此為可行乎自古未聞水陸
三千里按月調運供軍也朝廷以給降湖廣米五萬石
銅錢三萬餘貫銀五萬兩儘可應辦又有指揮如不足
許於軍前應千樁管錢米及附近州軍不以有無拘礙
錢物内移運支遣何苦力欲困戹於西蜀此其不可曉

者一也朝廷許湖廣於二十九年四川發赴行在銀内截撥錢五十萬貫計銀一十五萬餘兩四川已發過銀二十八萬餘兩湖廣若行截發不患不足彼其不能違管押官之懇請容情放過却一向責辦本所催發其二十九年四川合發之物已皆盡絶復何催之有此其不可曉者二也又欲兊三十一年經總錢銀五六十萬兩二年共有鐵錢一百二十萬貫川價約買得銀十七萬兩而止夫何誤以彼中銅錢算計况百二十萬貫巳發

過一百四萬七千餘貫未發僅十五萬餘貫鐵錢而欲
允銀五六十萬兩此其不可曉者三也去年朝廷再令
拘截四川經過錢銀五十萬貫此項亦合作銅錢算計
為銀十五萬兩湖廣乃併應副江州咸方錢三十萬貫
紐作八十萬貫欲銀二十四萬二千四百餘兩殊不討
究咸方三十萬貫即係兩年經總錢一百二十四萬鐵
錢之數差誤抑又甚焉矧此五十萬貫一項四川已發
過銀二萬六千九百餘兩金二十餘兩絹三百餘疋焉

得有銀二十四萬餘兩乎此其不可曉者四也今已通發過數言之所欠甚不多乃欲先兊那銀八十萬兩果何所謂朝廷元降指揮係每歲應副江鄂州錢六十萬貫據未起錢數行下合起官司兊那所謂合起官司乃四路憲司耳本所初無與既無未起數目其將何自兊那凡所申請分毫無是處朝廷不曾勘當便為施行四方萬里何所赴愬軍期急速豈不誤事邪幸從都司詳酌呼上部吏當面詰問頃刻可了殊不難決也本所每

有申明皆其手自為之字字有歸事事有理試一觀之自不逃乎聰明辱垂領略幸甚

又與徐左司書

其劄中所陳特道理云耳道理之外更有不可顯言者四川諸將應有須索本所必格之以法彼亦知本所用度多而儲積少故不敢以為怨今見以百數十萬應副他路則必忿恚解體何所不至昔魏博節度田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宫度支餽運不繼布發魏博六州租賦

以供軍將士不悦曰他日用兵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刮肉與鎮冀角死生雖尚書瘠以肥國魏人何罪其牙將史憲誠隂蓄異志乘隙得間因以揺亂布軍怒不肯東衆遂潰今日之事得無近似之乎恐朝廷偶未慮及此耳某敢以死守之若得以此罪去誠所甘心也

通何内翰書

某去秋遣人具問正初人回復領教翰不勝慼慰西鄙自去年九月敵近塞𤀹副軍事曉夕不得休息者兩月

向後稍定孤立一司獨抗三邊與敵對壘半年於此矣
供須調䕶之難更不待言只以東南事勢視之此則可
想也一事失當便觸禍機所幸區處素定應干合用軍
須率皆前期辦具上自宣帥下至將士無不悅服諸軍
有意外之求一切格之以法彼知一出於公不敢怨懟
而四川之民常賦之外一毫不斂約束州縣不得假託
軍興為名擅有科斂以此郡縣不知用兵百姓安於田
畝如太平時熙熙然其如解嚴未有期不得不愛養民

力以固根本庶可持久蜀人易動難安官吏並緣侵刻何事不有斡旋計慮倍費心神未知攸濟閤下其能興憐否其敢異而不敢必也尚祈洞鑒

回朱都幹書

其辱示劄目見咨不科數百姓果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為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但於王少卿取辦可也至於科數不科數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毫生業亦無親族寓

居其不科歛何私於蜀葢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力否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寛恤東南調度如此亦不聞歛取於民四川獨可以横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箇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

限不且愛養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不斂於民力所以為諸軍也用兵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與而足下乃爾云云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何處闕草料累次唱﨓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秖須俟有功諸軍既無功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闕前攻不下閬自有説莫不為無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闕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

士卒不用命乎若可取而士不用命豈計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闗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垜賞給為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垜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圈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亦

不聞先㪚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始平之初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盈庫藏宣撫不住關撥豈是有無樁辦耶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歛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若果有功亦豈容本所以不科歛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科歛與不科歛也劉

晏斂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勳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
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為人幕府不能
以此等事規贊主帥而反咎王人以不斂於民豈不異
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巳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
絹二十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支賞不與焉亦不為
不㐫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當賞而未
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庀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出納
為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措揮凡有支費

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時若得銀絹一二萬兩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有此重賞而敵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在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為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辦集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

而不能克足下當何如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肯妄聽然足下自不應為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之得無不可某嘗備員剡薦預有懼焉且宜勉思婉畫審重語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幸照

與吳宣撫論出征將士書

某二十日具手劄上賀必已呈達自後腹疾再作中脘

疼痛妨於語言今日只差減殊羸劣也少意拜禀大散僧原已得陜西無不下之理傳敵人遁去若非設計必有内變也今則惟在慰安關中以收人心切望戒戢將士毋殺戮毋剽掠廣宣朝廷德澤以救遺民於死亡之中前所遣紅巾本欲令擾刼敵寨小人無知閭閻有作過者宜多出牓文禁止令其速歸不歸者聽百姓勦殺諸將立功之人若能不犯吾令常賞之外更特與優加犒勞費三二十萬引不妨本所雖用度至廣亦當那融

應副若敢違約束雖有功者亦深治之如此則威德盛
行人誰敢犯此皆鈞慮所及或已施行何待他人之言
其所以僭易者葢同舟而濟休戚實均深欲門下成此
一段功名耳力疾作字不謹併乞照察幸甚

漢濱集卷十

宋 王之望 撰

書

回吳宣撫論退師書

某二十四日在金牛辱二十三日所賜手帖知鈞旆已還河池不勝感慰敵纔聞和議不審虛實即日引遁其畏憚可知但我收復環原會州却在退師之後敵懲前敗能復與我爭否今大軍且在河池相近屯泊其各分

番歸元來營寨休養戰士度何時可以復出敵知吾回軍敢與不敢却來侵犯新復州軍使司必有文字聞於
朝廷略願知其梗槩庶幾不至牴牾

與馮編修書

某頓首比承選參樞幕結課歸班想遂有峻除便登要近也氏洲之變天下大慶狂暴之極勢必至此前年元樞書固嘗言之果如所料爾後累月亦不聞諸軍乘勢深入投機之會似稍失時或戰或和進退未決師老財

費定當如何取地甚易保之實難要之不大殲其衆未
可議恢復也大駕至建康士氣必振將帥有能摧鋒而
前者否回鑾在何時蜀中事言之不能盡敵尚扼散關
守備甚固歲前吴宣撫使姚仲攻不克遂令將三萬餘
人出秦亭以攻鞏州又不能下此月初退保甘谷城遣
偏將戍秦亭應接洮蘭又取河州見圖熙州與德順軍
王顔之衆分屯商虢陜華四州間虢華為敵取敵去復
得之陜州亦被攻犯事未可保我師十餘萬衆與敵相

持半年於此矣供輸調護之難不言可知事變之來千端萬緒一或失當便觸禍機處勢艱危無甚於此蓋蜀中向來用兵文臣為宣撫諸將受其節制而主財計者皆其腹心之人故誅求可節應辦差易今總所以孤立一司有限之積應三軍倉卒無窮之須朝廷在遠無所倚重雖使古人居此亦未必無悔況如不肖者哉兵家舉措事成則乘勝而進自取功名逗留則稱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僕皆先事辦具要使無以為詞當

與者雖多至數十鉅萬而不吝不當與者一錢不可橫
得裁之以制應之以權而守之以義不驚不懼遲速惟
宜亦可謂頎矣罷兵日久敵忽犯塞警報倉卒事皆創
行晝夜不得息者五十餘日水航陸負自利州至魚關
五六百里之間相踵不絶而百姓不與其勞人皆駭異
糧糗錢帛所在椿積未嘗稍乏士衆悦服而吳宣撫尤
見推重腹心相照稱歎感激不容於口以為前後軍興
餉餽未有如今日之裕然者也然於四川常賦鹽酒之

外一毫不斂惟利路以迫近邊界調夫於關外運糧匃
已蓋有不得已者州縣間約束素定絶無行移而贍軍
歲入絡繹而至爭先取羨以赴期會本所未嘗遣一卒
差一官追一胥起一獄以相迫促也歲終羅本折估比
較祖額計增二百六十餘萬引比遞年最高之數增三
百八十餘萬引嗚呼已極不可復加昔李巽為度支鹽
鐵轉運沿職一年征課所入如劉晏之多明年過之又
明年增一百八十萬緡以今視之可無愧矣此皆朝廷

采聽信任之明四路同官悉心協濟之力僕以不才得免曠責豈非幸耶兵興之初諸將各營山寨般糧運稀為保險自固之計興元驚擾尤重守官者往往逃遁而西流言相怖遠近惶駭人人莫有固志雖東西路亦有欲謀移治者相勸僕遷避者多矣蓋利州無兵之可守無險之可恃也僕謂此戶部倉庫所在其中貯積甚多既不容般運吾將安往事若不測亦以一家殉於此而已矣因泰然不動處之若無事時且立賞罰禁止官吏

之奔竄扇揺衆心者於是人情翕然安定自劒而西如不聞有兵郊邑間熙熙然也此不待僕言蜀人皆能道因書畧及耳許文到闕憂本所之不足請添印錢引百萬渠意甚善此亦未嘗增添恐有幣輕之患姑少緩之近申明朝廷乞陜西行用錢引已依所請今甚流通諸軍不復多邀銀絹大為公私之利度牒五千道纔賣十之一二今既減價必速售也官告發及五六分訟詞不息吏緣為姦有一户入千引而不到官皆為官吏所乾

沒可惜可惜僕之措畫大抵隨事消息以盡變通務在軍民之兼裕供餽雖廣而所費省謂如增價以糴月糧士卒既利而官實得賤米蓋軍既出戍有添支口食而家小食月糧不盡却得高價以資助征夫又齎見錢就糴於關外四州比之轉輸其直甚減四州臨邊穀米不自保而官為增價以收之民固便矣又得此錢以應率斂上下無不利只此兩事自省百萬餘引其他皆稱是也軍行合有糗糒前此皆諸軍自造數不能多而民被

其擾僕夏秋間預作措置兑買四州秋税造一色穈碁子凡二百四十餘萬斤軍中云只食穈碁子亦可為數月之糧此皆前所未有也凡此等事不可悉數姑舉其一二耳吳宣撫所以深相照者蓋每事應手殊不背其力也閒嘗諭其將士云老宣撫時軍食不繼折估欠四個月爾輩所知今總所錢糧應副如此若不能立功他日何所推托耶軍中多為歌謡以贊譽不欲寫去耳吳宣撫去冬病作勢頗危殆人心憂惶十二月後漸平亦

一方之幸也自兵興後軍書羽檄及申奏朝省之文皆
僕自親已充棟宇其間多關利害不能盡致畧錄一軸
奉呈可以見其梗槩也久欲遣人到朝廷實為無暇欲
少說則不濟事多說則不可盡所以懶於發信兼事有
公議說不說何所損益獨於吾友不可不畧述所懷耳
僕自別後精力之衰一年不如一年入春以來尤甚一
病閱月不能出令雖勉強全枝梧不行方此艱難又不
能便爾求去有劉子懇廟堂乞邊事稍定陶鑄一宮觀

差遣期於必得不然須致仕而歸幸於東道力為一言也雖有投劄令更納一本吾友面致之兵用不用夏間雖見次第纔有定議便告下手文字到此亦在秋中庶可趂時出峽不容緩也其私計之不便劉子中詳言矣吾友以為僕可留乎不可留乎朝廷用人未嘗不均勞逸既盡其力必恤其身而及其家以其去留久近難易閒劇比方前人畧相參酌而埀情焉則足以盡天下人材之用曰某也才吾方倚之於彼歲為此言然初無毫

髮異於尋常而徒久置之於不便之地然則人孰肯為
才乎皆如僕之不才可矣若果有才者亦豈肯盡其用
乎人臣之大戒以東西南北不擇事而安之為忠故春
秋嚴君臣之分不以家事辭王事然北山之大夫役使
不均輒形于怨刺其詩曰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
剛經營四方說者曰嘉鮮皆善也王善我未老乎善我
方壯乎謂我之氣力方盛乎何乃獨久使我經營四方
也其自矜不遜如此若責以春秋之義自當誅絶而聖

人取之以垂萬世嘗竊怪之反復思惟而後得其旨春秋所以立大法詩人所以盡下情夫君上出命下之人或不能承在王法有所必誅人臣盡瘁上之人或不加卹在人情豈容無怨下之以情怨上亦猶上之以法誅下有不能自已者是故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叙其征行之久往來之勤靡室靡家不遑啓處慰勞而撫摩之于再于三以為不如此不足以承天保之政也北山之詩

與采薇出車杕杜其言大抵相類而美刺之不同如此
蓋采薇三詩出於上而北山之詩發於下也若文王之
將帥守衛艱勤而無采薇出車杕杜之恩安知其無北
山大夫之作乎雖君子之仕志存許國不以通塞易慮
然先王之政未有不本於人情者人情有所不欲未嘗
抑而行之聖人以春秋風雅立大法而盡下情豈不兩
得也哉若僕輩初無事勞可紀而叨冒過當光華持節
徧閱諸司日愧伐檀素餐之譏上不敢冀采薇將帥之

榮下無從起北山大夫之怨姑因議論所及以釋經義之疑耳僕老矣非有偉覲如前政數公之進用姑欲得一閒官以歸東南造物照知有素亦必哀憐之也所欲言者無窮病倦不能盡幸察

與虞宣諭論事書

某得幸大君子七年於茲非徒小人平時慕用之誠西南莫比而門下所以眷遇推許亦不居衆人之後其心腹相照固無俟於言說至於當官則各有職事不敢望

以私恩相假借尚書蜀人今出使於蜀人未必不疑其
以故鄉而有所私某素荷知獎人未必不疑其以舊職
而有所庇若每事討理明辨其是非則適足見台座處
事之至公而小人居官之不苟初無損於心腹之照所
謂和而不同以共濟國事而已朝廷聞之亦必不以為
非其間雖或小有異同亦無害大體古人轉禍為福因
敗為功多此類也如此則使司所行或有未盡本所固
不敢有慊本所所辨或有未合使司亦不須加怒庶幾

乎忠臣之節要歸於是而已矣伏望高明深加恕諒幸甚

回虞宣諭吳姚二大將出兵書

某今早承局還伏辱台翰繼遞中又拜十三日教賜不勝感激王提幹馬已買得四十六匹葛彥奇十六匹渠輩得回巖昌自然易辦矣商蘭兩州招納降附可喜若有益于國本所不敢憚供億之煩所以夙夜辛勤横身以當衆怨者正欲節省用度以濟大事非敢靳吝財賦

當用而不用以沮將士之心也孔明所謂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一顰一笑足以激厲生民膏血豈容妄得乎賞不當于有功猶輦金幣以塞廬山之壑也歸順之人須當優假何所愛乎但向去事大不知所用幾何若涉大水未知攸濟耳適領使檄買馬以百運為限亦得中數乞罷招兵尤為至論本所豈敢望賜只得國事利小人與有獲焉方今之弊不在兵少孔明街亭之敗歸而減卒兵貴精不貴多也淮南之潰與采石磯之捷其衆

寡可驗矣南北通使和議必成亦須一再往返耳移書
宣威且議休息生靈之幸某昨日因書止其再出大暑
如此豈用兵時邪征士征行百姓發運皆是危事師老
鋭挫若遇大敵豈不可憂此乃安危所係用度不足言
也甚善甚善姚帥年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更宜與宣
威議之因糧事不敢必只得不至過當足矣

回虞宣諭論因糧糴本錢書

某旦日再具劄目伏想呈徹是日又領真翰今日已時

又拜初一日所賜教帖不勝感慰應副使司初西縣贍
侍之日便曾上稟豈敢二三後緣所索窠名皆烏有先
生不得不詳具曲折前者似蒙稍察且承指揮姑止行
移故半月餘日不敢應報宣撫司文字至今未回然聞
使司已行申奏朝廷必以為有此一項錢物今又覩使
司所榜州縣依舊説諸軍因糧所得糴本水脚等錢即
是台意終未融照尚以本所為實有此錢也既以上聞
於朝廷下播於民庶則本所豈得獨稽留臺府前牒而

不報乎他日責逋慢之罪某何以為辭不免具因依申使司乞行會問宣撫司如果有上件省減到錢則見今本所庫中所有自可遣官拘占不必問本所之可否如無所省減却使本所虛抱此名而為朝廷百姓之所不韙某么麽豈敢任此也兼應副諸軍糴本非所出於總領皆百姓之脂膏以百姓之脂膏供三軍之口實則民無怨讟而軍以効命為當然今若諸軍自因糧而不貲百姓之資則諸軍責望於民者益深而百姓之所以咎

本司者亦無所不至朝廷亦以總所初無應副而蜀民無預於軍興豈不爲四川之大禍哉竊望台慈徧會將帥若會到數目行下本所對行出豁如此則於使司無一毫之損而本所與諸帥各得分明矣竊意臺府所以如此有疑未解者必亦有所據依或是諸軍各有申到因糧數目所以顯見於榜奏行移之間而獨本所㫁不得說則有無何以自辯財賦不同他事可借以虛詞一錢須要一錢下落皆有出入簿帳豈容有所隱匿也某

衰病如此或死或去諒非久于此者隱匿財物欲以何為某前者劄呈朝廷乞以因糧於敵奬勵將帥而大稱吳宣撫恢復不曾般運糧草至於應副博易本錢之多置之不言蓋欲誘掖勸相以成將帥之功名非於本所有對減之利也　小貼子云必不得已則陜西穀賤可以量給價直猶愈於般運區區之意但知息四川調夫之苦非有愛于本所財也亦非有意與諸帥爭功也不意事非始圖轉而至此實應副諸軍糴博本錢皆置而不

錄實不曾得諸軍糧米而曰有收朝廷在遠何以照察而四川百姓為全不佐公家用兵之急將使如朱紱輩所言得行皆某喑然不為辯白之過尚書聰明無所不燭且以憂國愛民為心今將使事之重上為朝廷所信中為將帥所承下為百姓所仰一言之發小關利害大係安危以為無則實無以為有則實有本所豈可受闇昧於疑似之間不以自明於當路之大賢也伏惟公恕仁明諒其事非得已弗罪其喋喋幸甚不勝惶恐之至

回吳宣撫報姚仲原州敗衂書

某前月二十九日具手劄計已呈徹今月旦日并今日已時荐領真翰不勝感慰姚帥之敗熙河之捷前已具陳之再枉鈞諭益詳曲折姚軍潰散人兵莫須收拾得一半否其餘差占人皆可根刷得宣撫略為整頓便當勇氣增倍此人之敗未必不反為四川之福所可喜者熙州既克幕府威名益振敵知姚罷無可窺伺自當威懾矣本所除已具錄奏去訖伏乞鈞照

與吳宣撫論再出散關書

某向領三月二十三日鈞翰欲少歇中傷士卒於河池後忽聞再出散關不知何故莫是有可乘之機否頗聞此行士卒鋭氣不及前時果否相公智畧先定應變無方必有成筭方此大暑師旅征行百姓轉餉皆是危事自非萬全豈可輕舉若果未可動且宜待時雖聞于朝廷可也仰恃知照之深敢爾僭率伏幸優恕

謝孫侍郎書

某不貢問籤史旦暮拳拳于宮牆之下比朝士中有錄示近報者竊知先生不遺某之不肖誤有熊羆叓斨之舉震悚若無所措先生早遊太學旅登清班閱天下士大夫多矣持槖之初取材以自代衆謂必得一世磊落瑰竒之彦而乃濫及於無用之鄙生豈大賢藻鑑之公有時或爽邪某昔也羣試場屋間先生得其不腆之文即以經綸許之今老矣畧無毫髮上副知己而先生鋭然復收不知何以得此豈天假其逢邪二十年間豈無

他人而始終卵翼獨歸鑄顔之手信非偶然者也年來衰憊益甚已絶意于功名薦語忽聞頽復奮厲或者階此得以展其尺寸則凡世俗之所以疇恩者曽何足為門下道要使知人之明有聞於後世然後可以為盛徳之報也感激之極不覺發于狂言惟先生諒之

上葉樞密書 謝薦就言事

某謹齋沐裁書效其慶賀感激區區傾倒之誠東望再拜走一介獻于樞密相公閤下伏審光被疇咨擢冠宥密

聖朝注意身佩安危方天下有事之時隱然如一敵國
四方萬里倚以為重交口相賀喜邦家之得賢自非任
重致遠之資久孚于人望解紛排難之畧深契於事機
則帝眷民心何以及此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某比得行
朝相知書報樞密知院相公初秋對揚力加論薦遂忝
賜環之命始驚且疑以為閤下以命世人傑驟結明主
一二歲間躐居大位方攘袂以圖回天下而天下之賢
能繫心屬目願自托於下風者不可勝數登庸之始薦

賢報國為莫大之舉宜得異人焉而某流落遠外行能無以逾衆且踈遠之跡未嘗一登龍門豈所傳之妄乎報者狎至方敢以為信則激昂奮勵之氣勃勃乎發于胷中而不知其齒之既衰力之不逮抵掌搤腕恨未有以為知己死者回顧其身不啻如鴻毛之輕也不知閣下何所聞而取之乎夫公卿薦人必求悉其雅素大抵其鄉曲也其親戚也意氣之相投也父祖之有好也科第之同時也宦學之同處也微賤之日蒙其慰薦之恩

者也窮厄之際得其周旋之力者也否則以姻舊之婉轉也權貴之請囑也於此數者而擇人焉不在是者雖至寶横路誰復取焉昔崔祐甫當國除吏八百多其親故曰非親非故何以知之及李吉甫為相洛裴垍曰十五年遠𥨊不知比日人物垍為疏三十餘人吉甫薦之嘗謂崔祐甫當常衮之後賢愚同滯之時故人不以為非要非天下之公道也不如李吉甫若吉甫所薦必求親故則何以致元和得人之盛哉伊尹之俊彦必曰旁

求傅說之俊乂必曰旁招二子起于耕築之處安得親故而用之祐甫之言陋於是矣夫親故有私恩舍之則必致其怨賢能非舊識薦之則或蒙其累人將何擇焉自非胷襟器局有大過人如伊尹傅說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孰肯旁搜廣覽為非常之舉哉某不佞何敢竊議盛德嘗試以其所聞而揆之行事必也廣大英特慨然有志乎天下故朝夕汲汲留意人倫思得一世奇士致之乎吾君以共濟艱難之業入居政府席未及煖其尊

主庇民之術有未及陳而首以薦賢為急務惟其急於薦賢也故如某之不肖亦不暇有所擇焉假之歲月則天下英偉豪傑之士有不出于閣下之門者乎顧某非其人耳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道也閣下以端方歛諒之操岌岌乎其難進陸沉于下僚逾六十而始遇故每求士之羇窮鬱滯困厄而不振者達之冀萬有一分得或類己者某既愚且拙介介自守無以覬當世之知偶當

得幸於今廟堂諸公頗蒙諒其平生憐其窮以老而保持之向者臺諫諸賢亦復過聽以其姓名應詔故猶得玷使者之節驅馳遠部不然則放跡林泉躬耕畎畝一枯槁之田夫耳抑閣下其亦以此而取之乎夫君子之難進也將以有為也如閣下是也如某輩亦自量其中無所可用故甘退縮無用之地耳閣下其何取焉雖然閣下不俟識面舉于稠人之中重之以國士之知某何敢以無所可用不少効其愚乎伏惟閣下以命世人傑

驟結明主躐居大位聖朝注意身佩安危可謂盛矣不識閤下以位為樂乎將以時為憂也如閤下平昔之所自負必不以位為樂其亦皇皇乎憂時而已時所當憂者得非外敵之憑陵乎以某觀之外敵之憑陵非徒不足憂乃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也自古用兵固有彊弱而勝負不係焉以南視北誠若不敵然北敗於南多矣今為我敵者能彊於石虎乎能賢於苻堅乎能盛於魏太武乎三人皆嘗圖南矣大則以亡小則以亂而區區晉

宋曾不為之折國家地土絶長補短猶方萬里帶甲數十萬比之晉宋蔑有不及焉矧主上聖德日新仁孝天至海内愛戴無可乘之釁固皇天之所眷佑亦何畏于彼哉議者狃于靖康建炎之禍以為終不可敵則亦不察矣彼君非昔日之君將非昔日之將謀臣非昔日之謀臣昔其來也乘吾久安而無備一人杖箠千百逾逃入吾封疆不涉險阻所舍者大厦所享者膏粱金帛子女之得不可以數計而吾訖無一人敢與之抗反為其

役焉此吾之所以不支而彼之所以獨克也令則不然淮漢之郊荒涼萬里大川為之限無糧食之可因金帛子女可欲之物皆無有也其亦何以使貪而吾人知其可敵亦不至望風而遁誠使一旦決戰勝負未可知彼獨能無懼哉内無所貪而外無所懼則與向來之勢固不侔矣或曰彼地廣民衆兵彊而國富數倍於我可也若之何易之應之曰善觀天下者不觀其形而觀其理地廣民衆兵彊而國富用之以其道不可當也若以無

道行之則亦不足畏矣兵法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彊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論兵衆邪彼誠彊矣而客主有勞逸攻守有難易亦足以相當也論地利邪吾東有重江之阻西有連山之固吾爲得地矣論天時邪彼災異數見蝗旱相仍吾爲得天矣將孰有能則未知其孰賢頗聞其國以淫侈相尚握兵統衆者日從事于聲色貨財之間非復向來深謀善戰之士也至於主孰有道則有不可同

年而語矣若夫行法令明賞罰練士卒則在所以自治之如何通好以來垂二十載天下以兵為諱將士日老器械日鈍守禦日懈財賦日消吾謹守誓約不敢為之所也遲之數年將何以為國使彼而有謀盜以十萬衆分道疾驅襲吾之不戒豈不殆哉彼其張皇聲勢吾得徐為之謀天也曾一矢之未發而其所以自困者固已極矣觀其所為如有狂疾不度事勢無所不至若尼瑪哈諸人尚在肯為爾邪意者必有姦雄之臣陰畜異圖使

結怨内外以自斃其國因覆而取之耳此慕容垂姚萇之徒所以誅苻堅而卒滅之也内相攻殘土崩瓦解之勢近在旦夕不動則已動則潰矣我於其間得以自警修邊疆戰守之備以待敵之可乘豈非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乎閣下其何憂亦思所以自治而已孟子曰國家閒暇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國家之勢謂之閒暇可乎於此不圖尚將何待我誠圖之敵亦無以為辭過是則不可為矣仰惟廟堂之上英賢畢集以明佐聖舉

無遺策固已置彼敵於計中合謀相輔建萬世之安在此時也某中原書生老於煩使官有常守不敢出位而謀凡此所陳特天下之大勢而已若慮千機密事可舉行未敢為閤下言也近蒙誤恩擢貳九列就總蜀計方以祖諱引避待命未報無緣瞻望履舄引領恩閎不勝惓惓冬寒鈞體何似惟大君子順時施宜為天下自重前膺進拜以副聖天子責成求治望太平於期月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與葉樞密論制敵方畧書

某竊惟某官今日之舉安危所繫必有成算以全廟勝所宜明問探審虛實增軍必先料軍食置戍必探察敵情也數移則士卒勞衆屢分則勢力弱聽言欲廣而迂誕嘗試之策每足以誤國求財欲急而浮夸無實之人常至于敗事此在于精之而已若乃臨機制變雖無常形要先勝後戰則謀不可不素定願相公熟計之狂夫之言或有裨于萬一某不勝僭易皇恐之至

回張司戶手書

某頓首再拜司戶執事使至辱惠書就審比日需次之暇雅候多福良用慰慰示諭詞采蔚然謂士當養其心使富貴不能動始可以權大事是矣司馬子長為人峻潔如其文詞自戰國之後士皆溺於權利子長疾之發憤著書以伯夷為傳首凡高奇廉節之士喜為之稱道如樂毅之去燕虞卿之亡魏皆反覆以致其意而於魯連之說尤所張大蓋皆有激而云又性頗愛奇故所稱

或過其實如魯連之却秦軍之類是已魯連固奇士但其出處非四皓之比故其所成就亦有小大要之必有所不屑而後可以有為則一也陶朱公棄越相如敝屣屢散千金之資張子房破家報秦晝以沛公所賜遺項伯辭三萬戶侯杜門辟穀其所不屑者如此則措置天下事豈不有餘裕哉雖然吾友所謂養其心使不動於富貴者此孟軻四十歲之所能也未可輕議世之能言者多矣而不自愧其言者甚少茍愧乎其言則是自欺

非徒自欺又自詈也士當審吾之所養果能不愧乎其言而發然後可以有立於天下敢以自警之餘資賢者之日用幸照他戒尤荷顧非君力之所能及者亦無如之何此所謂命也餘惟為才自愛不宣某再拜

代范季思上宰相書

宰相之甄陶萬化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實與元氣相侔今夫一元之氣運於太虛混然不見其迹天地得之以覆載日月得之以照臨山嶽得之以生植江海得之以

浸灌并包統攝無大不周其微至於一草木之根莖一鳥獸之毛羽一蟲魚之鱗介曲盡其理功深巧妙若物物而雕刻之至廣而於小不遺至衆而於寡不廢古之善爲相者亦然雖勲濟四海澤及百世而一夫不獲則若己内之溝中彼其功用與元氣何異葢自三代而下皆莫足以語此恭惟相公度量宏宇宙才術同造化其盛德大業固已超越千載上配古人豈某區區所能稱述方今宗廟復尊國勢復强海内復平天地之所以大

日月之所以明山嶽之所以安江海之所以流既皆聖
主倚任吾相之力而又捜選人材細大並用占小善者
必録有半面者不忘斟酌所宜各滿分願雖元氣之播
羣物未必如是其纎悉也某幺麽微生不足比數徒以
先兄觀文之故亂縁附託出入門下沐浴相公元氣之
中有年於此矣今者罷官松陽迫於食貧黽勉赴調不
知相公以為毛羽而使之飛走於山乎以為鱗介而使
之游泳於水乎以為草木而使之扶疎於林乎其必有

以處之矣抑聞燕有寒谷五穀不生及鄒衍吹律以召
溫氣然後黍生焉是元氣之在天地間亦有所不足也
自先兄之薨門户凋零與寒谷無異而相公篤於舊好
周卹有加近小姪桂復被陶鎔得官會稽皆由特達初
非宛轉之力衰宗改觀存歿受恩雖死灰無由復然而
假借餘光稍有煖意則相公之德過於元氣遠矣其是
用不揆孱弱輒投誠造化生成之賜實有望焉

代人上宰相書

某讀周易至泰然後知君子之用人隨時通塞有廣狹之不同也在泰之升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其之明夷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蓋方泰之初去否未遠賢人未盡用小人未盡去於是乎欲撥亂世而反之正非同德比義不足與有為是故非賢不舉非才不用如茅斯拔惟彚是征至於九二則以剛處中上應乎中行之主君子得位泰道既升當是時也天地交而萬物通四海之內無一夫之不獲自非頑嚚凶悍終不可化之小人未

有或棄置而不收者也是以荒者可包遐者不遺馮河者亦用而孔子以光大翼之故泰之為泰九二一爻為之主恭惟相公以至大至剛之德當軸處中七年于此方爰立之初王塗未夷廟堂之上惟錢穀甲兵是務而相公獨以人材為己任有不舉舉無非賢有不用用無非才朝拔其尤暮取其穎至於凡庸不肖之人不得雜乎其間故能駕御英豪宏濟乎艱難之運今則陂者已平危者已安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小者往大者來

昔之為否者今轉而為泰矣賢者莫不舉也而不肖者亦有望焉才者莫不用也而凡庸者亦有求焉廣覽兼收不間遐邇其設施先後之序皆與周易相符所以能挈提一世去否極之時而納之於交泰吉亨之會者豈可謂無以致之邪某盱江之鄙儒昔遊太學嘗獲瞻望台符又忝出於同年進士之末其疎逖之迹雖不得與東閣諸賢齒至塗塈之人則有間矣然前此自安愚分未嘗敢妄意於大賢君子之門者以為相公居泰之初方

彙進天下之賢才非凡庸不肖者所可備使令之時也令相公勲業已成世道已亨恢恢然以九二之盛德收拾寒遠之士某雖凡庸不肖然亦非頑嚚凶悍終不可化之小人也豈於萬物交泰之中獨不望相公之餘澤哉是故冒不測之誅踽踽焉而來輒進其區區之說以僥倖於鈞播之萬一語曰時然後言某之此言真千載之一時也伏惟相公矜憐幸甚

代范子芬上宰相書

嘗觀海之為物鯤鯨之大鰕蟹之細腥臊醜怪種種并包而不遺故稱量者以海為宗春之為氣千章之木膚寸之草敷榮華實歳歳發生而不倦故稱仁者以春為主使海也美者納之陋者拒之則何以擅廣大之名使春也今年生之明年棄之則何以極長養之功恭惟相公德量宏偉仁恩溥博海涵春育細大不遺材智賢能無不拔用而疎愚不肖亦皆各得其所包荒用馮河未嘗忽疾于頑嘉善矜不能未嘗求備于一夫獨運廟堂

進退百官十五年于此天下士大夫入鑪錘被甄治者
不知一人之身幾經造化之手而曲成之妙曽不懈于
頻煩是雖溟渤之納萬族陽和之生百物不能過也某
么麼不才無所可道天與厚幸獲附于瓜葛之末入仕
十年三荷鈞播皆職優俸厚便於其私仰戴恩德丘山
不足以比重蓋相公之量無所不容而某荷庇為特深
相公之仁無所不及而某蒙恩為特厚雖纖鱗弱植何
以酬涵育之施然游於恩波和氣之中不可謂不知其

所自也今者效官浙東上賴憐憹既獲善解而愚不自揆又將以其不肖之身僥倖於陶鎔之萬一伏惟相公納之以溟海之量休之以陽春之仁始終生成俾得寸進則螻蟻之微自今至老苟有可以報德雖九死不敢憚也

代石光錫上宰相書

某嘗觀變風之什不遇之仁人窮處之賢者往往羈愁憤懣發於聲詩以譏刺其上其後屈原遭讒放逐離騷

之詞作其揚己露才忿疾當世視變風為尤甚嘗竊陋之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夫生乎周楚之間廢棄不用君子固無憾焉何怨誹之深也誠使三代之際伊尹周公之徒為之輔相士有抱成器懷奇才顧湮沉於下僚困躓於遠裔則曰聖賢在上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吾獨為窮人豈非命哉詩所以怨或當於此而發然篇籍所載二公之時一無此作豈當時之士舉無失職者邪考之書傳伊尹相湯曰旁求俊彥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周

公吐哺握髮下白屋之士無求備於一人二公於天下士可謂無負矣旁求吐握以招延之責之怨而不求其備憂之盡而恐其有所不獲夫如是則士之於進退屈伸之際方且飫道義於腹心淪恩德於骨髓尚何暇於怨誹哉然後知風人騷客之詞雖出於褊心亦上之人有以致之使出於伊周之朝惡所伸其喙乎某不佞出入相公之門十五年矣自未登龍阪區區姓名已挂齒牙之末中間三荷鈞播遂忝朝紳卵翼成就之私山嶽不

足以比重而不能周慎旋致煩言内竊自訟永甘擯廢
相公矜其窮澼不忍遐遺曽未數月俾丞便郡枌榆接
境如宦於家雖其自處無以加於此矣蓋昔之未用也旁
招吐握之勤已誤恩紀既速罪戾則優容闊畧不責備
於不肖之身逮其既去又周旋憫恤俾遂其私卒無不
獲之憂使伊周復出所以處當世之士未必能如是之
委曲也是以閒居思念感涕交零不能自已所謂飫道
義於腹心淪恩德於骨髓者蓋無逾於某者焉茲惴㦣

之庇秩滿天台而家素貧寒惟祿是仰手足凋喪孤嫠滿前所得俸稍隨手輒盡數百指之累未知所以活之冒昧而來投誠造化庶幾未忘舊物曲賜陶鎔使亟得一官稍遂寸進則終始之賜殺身不足以報萬一矣嗚呼方今聖君賢相同心一德以起二帝三王之治修文偃武登兹太平誠千載之一時某荷恩至深辱知惟舊曾未有毫髮自效以答生成行年五十汩汩且死矣所以悲歌嘆息自傷其命窮也惟相公哀憐幸甚